

·雁郊原乡·



屋场右面坡上有一成片枣树,边山田坎有成行的枣树。新树极少,高大的老树居多,有的树干空心,长满青苔,有的根基不牢,匍匐于坡坎。过去应是私有,大集体后都收归了生产队。屋前屋后的枣树,也多是祖辈栽植遗留,归各家所有。

农历三四月,零星桃花李花开过,枣树与苦楝树同时苏醒。不几日,改写一个冬春的枯灰,枝头缀满椭圆的小叶片。铺满紫色页岩的乡野林木稀少,嫩绿的枣叶十分扎眼,任由春风摩挲,簌簌地传达绿意,地上安静的小草,便愈发显得不起眼。

不出月余,暖阳春风照拂下,叶片丫杈冒出的奶白枣花,细碎密集,仿佛压得叶柄支撑不住。枣花不香,蜂儿自来,密密匝匝的枝叶里,透出几分热闹。些许枣花跌落,在地上撒成一个隐隐的奶白圆盘,远没有苦楝树紫白的落花张扬。

枣树收花,叶子渐渐由浅绿而深绿,发出淡淡的油光。米粒大的枣子,羞涩地躲掩其间,不凑近拨开枝叶,一点儿也看不出来。直至早稻抽穗前后,枣子才露出蚕豆大嫩白的身形,一串一串吊挂枝头。太阳映照,深绿的叶丛反衬下,小枣愈加嫩白。大雨过后,枣叶格外清绿,枣子粘附晶莹的水滴,似串串垂挂的大珍珠。

枣子枝头显形,小孩子们嘴馋,时不时盘算偷摘尝新。伙计们顾忌枣树为集体所有,路边枣树硕果累累,也要避开大人们的耳目,不敢轻易上树。

日复一日,机会总是有的。后山塘边寂静无人,几个放学回家的伙计互相壮胆,急切地对塘坝边那株驼背枣树下手。两个身手矫健的伙计丢下书包,一前一后爬上树,余下的四面望风。他俩踩住大枝干,拽下细枝条,慌慌张张摘取枣子,塞满衣裳裤袋,赶紧溜下来,每人分一把枣子。塞进嘴里,嚼起来没有一点甜味,因为是尝鲜,大家装模作样,吃得津津有味。

经常偷枣,总有失算和尴尬的时候。有时摘枣的人才刚爬上树,忽然就有大人走过来。大人倒不心疼队上几颗枣子,尖声喊叫:“你咯些狗叨咯,口哪咯好吃啊?绊断手脚,看吗得了,还不赶紧下来!”人退下树,一窝蜂逃之夭夭,颗粒无收。有时,上树的人一不小心,触碰到隐藏的“八角羊”(活辣子),脸面、手臂被蜇出几个红肿包,极痛极痒。照着大人的经验,吐些唾沫涂抹,略略减缓瘙痒,却已无心品嚼枣子。

晚稻封行前后,枣子不再长大,当阳的已显现成熟的红斑。集体的果实,容易遭人惦记,加之管不住小孩子的馋嘴,不待枣子熟透,队上一般会安排提早收获。

打枣子是个轻松活,一概由妇女们承担。风和日丽之日,妇女队长和两个年轻媳妇挑米箩,其他妇女背竹篙或提竹篮,汇聚到禾堂坪。我们小孩子满心欢喜,奔着可以尽兴吃枣子的甜头,死皮赖脸,跟着去打枣子。队伍开进屋场西北的小枣园,热热闹闹的,好像操办一堂喜事。伙计们个个都乖巧起来,争着讨好妇女们,抢起篮子、篙子,兴冲冲地跑在队伍的前头。

个高力大的女人,戴着斗笠,高高举起竹篙,朝着树冠猛扑,枣子与树叶似雨点般落下。一篙扑下,见着鲜红的大颗枣子,捡一两粒,在衣襟上搓抹几下,塞进嘴里,嚼两口,鼓着腮帮称道:“哎,今年太阳雨水刚好,咯枣子又脆又甜!”小巧的女人,提篮弓腰,飞快地捡拾枣子,偶尔也挑一两颗,细细品嚼:“还是圆枣甜些,长枣像糠头枣子,拉粗又寡淡!”集满大半篮,喜气洋洋地倒进米箩。

我们小孩子,见着枣子落地,就如鸡群抢食一样飞奔过去,挑颗大鲜红的,狼吞虎咽,鼓起腮帮猫着嘴,吐枣核时,带出一些枣肉碎屑。吃多了,觉着没了滋味,夺过妇女的篙子逞能,扑打不了几下,感觉吃力,转而捡拾枣子去了。

妇女们大多胆子小,不敢上树,拿篙子站在地上扑打。树尖的枣子光照充足,熟红得快,看相要好得多,站在地上却扑打不到。胆大一点的妇女,爬上树干踩着大枝杈,别别扭扭扑打,还是打不干净。平常爬树机敏的伙计,自告奋勇,蹿上更高的细枝杈,用短篙子扑打。站在底下的女人,不停地唠叨:“站稳些哦,莫太费力,实在打不到就算咯!”

田坎边枣树主干高、树冠大,有的向坡坎倾斜,扑下的枣子如冰雹一般砸落水田。红红绿绿的枣子,浮在红稻株遮盖的水面,少许扑落的枣叶挂在稻尖。几个女人挽起裤腿,提着轻便的皮篾下田,如中耕除草一般,弯腰捡拾。一篓一篓倒进专备的箩筐,挑到仓库阶基,单独晾干。

一天工夫,枣子扑打完毕,收成不过一千余斤。全红半红的长枣、圆枣混在一起,堆放地面,枣香盖过仓库里的霉味。次日,队里分枣子,每户都有几十斤,个个知足生吃枣子的瘾,饱嗝夹杂枣香。留些生吃,或做枣子米饭尝鲜,余下的用簸箕、篮盆甚至蓑衣垫晒。秋阳透亮,不堂瓦楞,晒满青红斑杂的枣子。日出夜收几天后,枣子渐渐干透,油光暗红,揣深屋场晒秋的画卷。干枣入柜,屋里增添丝丝糖汁般的枣子甜香。平日里,小孩子并没有干枣当零食,估计大都卖了换钱。

晚稻收割后,十月小阳春的微暖,复原本已叶子稀疏些了的枣叶。晶亮的阳光下,树尖上残余的枣子熟透,闪动油亮的红光,随着秋风摇晃。男孩子手持细棍逼近树尖,女孩子指点扑打的方向,零星几颗枣子跌落干田的稻茬间。扑回的残枣不多,个头不大,或是略经了风霜,或是小别前一批枣子的滋味,吃起来格外脆甜。

依照乡俗,年庚饭桂圆红枣炖鸡,大年初一清早每人一碗红枣鸡蛋,待客的糖食团盒中心堆上红枣。吃自己打的红枣,除了甘甜,似乎吃出红火的意味。

火笼当棉袄

■谷彦平

火笼,是古人发明的一种御寒工具。火笼材质,以木质的和竹质的居多。在我们当地,火笼有两种,卧式的放在床铺边,提式的提在手里。提在手里的火笼,有提手、踩板。踩板三十厘米见方,格子在踩板下,放一个沙罐,沙罐里装有柴火灶里烧过的木炭。提手提在手里,边走边烤。

记忆中,小时候的冬天特别寒冷,寒风刺骨,遇上冬雨,外加点冻雪,那种湿冷是很难熬的。

那时,我们冬天的御寒神器是简易火笼。它是由破瓷脸盆或瓷把杯用铁丝圈制而成的,烧柴、烧木炭取暖的生活用具。为了抵御严寒,同学们上学时人手一个“火笼子”,再拎一袋木炭、木柴、茶枯,这是标配。木炭分两种,一种是专业烧炭工用上好的木材烧制而成的(土话叫白炭);另一种则叫“火石炭”,用普通的木材烧制的,是普通人家的常用炭。“火石炭”的优点是取材广泛,烧制要求不高,缺点是不耐烧。

每到上学时间,同学们肩挎书包,手提“火笼子”,一手拎木炭,三五成群地从四面八方向学校开进,场面蔚为壮观。有时雪很深,大家脚上穿的多是套鞋。比较讲究的同学也会带一双棉鞋,到学校之后再换上,比套鞋暖和。使用“火笼子”是个技术活,有时候给火加炭不及时,火就会熄灭。这个时候,只得向同学借一两颗火种,然后用书本扇,或用嘴吹,让炭火烧旺,以便继续取暖。吹着吹着,脸上、头上都是木炭灰,加上小伙伴们冬天爱流鼻涕,再用手一抹,一个个都变成了小花猫,大家便相互指着对方笑个不停。

坐着上课的时候,我们就把“火笼子”放在脚下暖脚。下课了,我们就把它提上来暖手。有时木条刚放进去,燃不起来,就弄得教室里尽是烟。老师这时往往会叱喝,要我们到教室外去弄。站在走廊上,我们提起“火笼子”像舞流星锤那般舞起来,空气一对流,“火笼子”里的木条就燃烧起来了,一团火就呼呼地夹着风声在我们耳边直响。“火笼子”尽管给教室带来了不少混乱,但老师也不多管。有个“混灶子”,整个寒冬我们就可以对付过去了,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“火笼子”真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温暖,不过,全心伺候“火笼子”,确实让我们忘却了冬天的寒冷。

下课以后,捉迷藏、跳房子、踢毽子,或者你挤我、我挤你,也是暖身的好办法。

有趣的是,家乡的火笼子也是姑娘们的陪嫁物之一。姑娘出嫁之时,嫁妆中那一对火笼和火笼里的木炭,寓意把娘家的火种带到夫家,今后的日子一定会红红火火。

现在,城市里“火笼子”基本上没有踪影,农村里的小孩子大多随父母进了城,也很难见到“火笼子”了。回想那个“红薯当饭饱,火笼当棉袄”的年代,火笼给予我们的记忆何止是温暖啊!它见证了我们的贫寒以及在贫寒岁月里的乐观。而我们却在岁月之河中,看到了新桃换旧符的喜悦,看到了推陈出新的进步,也看到了不可阻挡的无奈。



那个叫他老老的人

■蒋阳波

他在清理车库的时候,整理出一大批旧物件,其中有一叠画稿,画了很多人物。画稿中有几幅是画同一个人物的,虽然已经相隔了快二十年,画中的那个人物,他还是可以一眼认出,那是那个一直叫他老老的人。

老老,不是“姥姥”。在白沙,别人叫你老老,是把你当小老弟一样的昵称。

刚开始到白沙工作的时候,他一点也不习惯,经常一个人宅在宿舍里,边听乔榛的朗读带,边看书。而有一个人总喜欢来串门,披着一头类似港台巨星般的长发,眼睛眯成一条细缝,脸上的笑容要开成花了。两人东一句西一句地聊,慢慢就很熟络了。那人说:“老老,我带你出去玩去!”他心想:这一个数学老师,怎么这么文艺范?

学校被围在一条河边,位置却高出河堤许多。站在校园里,可以看到远处宽阔的河面和河对岸远近高低不同层次的山。那条河叫舂陵河,在衡阳市内,它就流经了耒阳、常宁、衡南三县(市),三县(市)交集的河段,就是这个叫白沙的地方。

有山有水的地方,总能够升腾出许多的诗意。他在课余的日子,不看书,就会望着远处的河流和山峰发会呆。学校图书室里的图书一批又一批地与他见面。日子就在这样的诗意里浸润开去。

再美的日子也不能当饭吃。在这个偏僻的学校里,食堂会为留在学校的老师们准备晚餐。有时,老师们早就饥肠辘辘了,但食堂的饭菜还没有熟,大家就聚在一起,边聊着天,边等待饭菜。他觉得这样的时光不能够浪费,于是拿来白纸和中性笔,对着眼前聊天的老师们描画起来。虽然中师的时候学过一点皮毛,什么“三庭五眼”之类的,但真正操作起来,他立马把这些丢到了脑后。他只管照着人物自然呈现的线条来描画,追求个眼到手到。这时候,他才发现,一件件极普通的事,一处处极平常的景,倘若入了画,就极其不平常起来了。线条的取舍间,会删除许多极其复杂的背景,追求简练简洁,这样描绘的人物就有了一种被抽离出来的美。

其他的老师边聊着,边偶尔过来欣赏一二,有些老师也会好奇地一起来画。还有些老师主动要求当模特,那个叫他老老的人也是其中之一。

夏日的晚上,学校小卖部里透出的亮光,成了校园广场里的背景。大家就搬来长板凳,围坐在老樟树边,听老教师讲起古来。老樟树在校园一侧,树身张开,覆盖着大半个校园,其年龄估计比这所学校还要大。树中间有一个深不可测的洞,直入地底。村里的人对这棵老樟树极其尊敬,有些心事的人还会跑到老樟树前许个愿。传闻这棵老樟树那个幽深的树洞里住着一个蛇精,它守护着这方水土,一般都不见踪影,但在电闪雷鸣之夜偶尔会现身。河对岸的山峦,都是老师故事里的主角。

没有人讲古的夜晚,新来的年轻老师就会聚集在一块,到学校某位教师住处看电视。他很少看电视,更多的时间在宿舍里看书,写字。

周末的时光,是学校里的年轻老师出去游玩的黄金时段。那个叫他老老的人,邀上三四个喜欢游山玩水的老师,要么爬爬崑帽峰,要么逛逛欧阳海灌区,附近的山山水水几乎都被他们看遍了。当他爬上崑帽峰顶时,穿过欧阳海大坝时,感受那伸手可触云、俯首可倾听瀑布瞬间坠入深渊的巨大声浪时,一股汹涌的激情在胸膛内燃烧。

他把这些激情倾诉在纸上,投向报社,竟然被刊发了。校长找来一些《湖南教育》杂志,特地送给了他,期望他多写,继续投稿。

离开白沙的那天,是大雪纷飞的早晨。那个叫他老老的男人,帮他收拾好行李后,看了看他身上的衣服,觉得有些单薄,便找来一套运动服,嘱咐他穿在外面。

“老老,一路顺风!”

那声音一下子就穿越了时空。

那个叫他老老的男人,叫吴卫华。